

小說 第一名 汪卉婕

個人簡介：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班一年級

汪卉婕。1995年生，馬來西亞，檳城人。就讀於臺大中文系。

2021年獲臺大文學獎小說組貳獎；2022年獲香港青年文學獎小小說公開組優異獎

扮皇帝

淑娟如往常般望出屋外，一群又一群中學生經過，他們身穿白色短袖襯衫和軍綠色五分褲，睡眼惺忪的，神采飛揚的，獨自一人的，成群結隊的，吵吵嚷嚷，發出青春期特有的爽朗笑聲，或急或緩地走入校門。這些年輕的生命正肆意地揮霍各自的青春，無所畏懼、無憂無慮，淑娟百看不厭，早上盯著他們上學，下午目送他們下課。無論高矮胖瘦，淑娟都會仔細打量對方的左腿，找尋狀似馬來半島的紅褐色胎記。學生之中，極少人注意到淑娟的視線，但她毫不在意，繼續坐在門前緊盯，直到上課鐘聲響起，最後一批學生以百米賽跑的速度衝入校門，教室裡傳來朗朗讀書聲，她才肯稍微放鬆。

鄰居都知道她在等失散多年的兒子，只是沒有人知道此人長相，包括淑娟。或許老天早料到淑娟會母子分離，所以特地在兒子小腿上留下胎記。

今年是淑娟落腳在此的第十三年，整棟房子包括屋頂都漆成正紅色，歇山頂的兩端刻有兩條紅底金邊的龍吻，金邊往下纏繞凹凸有致的門柱，門口離地十公分，由窄小的紅色階梯銜接。甘文煙的幽香充滿，屋內正後方擺了張木椅，淑娟端坐其上，頭戴帽巾，身穿白色東姑領上衣，下身裹著黃橘相見的紗籠，左手握馬來短刀，右手舉一疊元寶。她身前有一爐香，一盞油燈，以及信眾供養的鮮花、水果、發糕，門框上掛著刻有「拿督公」的半弧形匾額。

淑娟偶爾會脫離金身，端詳拿督公的模樣。她不喜歡這身打扮，討厭那張留著白色八字鬚、滿臉皺紋的臉，也厭倦信眾往香上插菸。金身，應該像自己生前那樣，穿著輕盈飄逸的碎花洋裝、中長髮燙成大波浪捲、頭戴鵝黃色髮箍、珍珠耳環、金雞心項鍊、高跟鞋，手拿陶瓷茶杯，優雅且慵懶地靠著白色浮雕椅上。她希望人們喚她「淑娟」，而不是「拿督公」。無奈信眾普遍相信拿督公是馬來男性，不只根據對馬來仕紳的形象製作金身，供品也避免出現豬肉等非清真食物，還依照伊斯蘭信仰讓她齋戒一個月。若非遺願未了，當初也不會情急之下附身於這尊無主的金身，導致自己困於此地。但如果沒有這尊金身庇護，她被趕出張家後，肯定會淪為孤魂野鬼——要麼四處覓食，要麼棲居人類家中，躲避鬼差追捕，

若被發現還可能被道士收服——不像現在舒舒服服地住在神龕裡，享受供應不斷的祭品，想來也沒什麼可抱怨。

話雖如此，淑娟偶爾仍會羨慕那些孤魂野鬼，至少他們能在校園內外遊蕩，偶爾嚇嚇路人，不無樂趣。淑娟只要離神龕太遠，子宮便會強烈收縮，痛得她魂魄幾近碎裂，回到神龕才能平息。因此，淑娟只能待在神龕聽學生被鬼嚇得魂飛魄散的尖叫聲，或是等附近野鬼上門聊天。

——欸，你有沒有聽說，住在隔壁巷林家的鬼被道士抓走了？

——蛤？做麼會被發現的？

——還不是偷吃太多冰櫃裡的食物，被屋主懷疑。

——係嘍係嘍，我琴晚經過林家，親眼睇到個道士衝入去，對住隻鬼潑糯米，隻鬼驚到喊。偷食嘢啣，使唔使咁誇張啊？又唔係冇錢，啲雪櫃擺咁多嘢又冇人食，唔就係俾鬼食嘍！

——毋是按呢講欸！做鬼嘛是愛講道理，你規日偷呷別人欸物件，個嘛是會驚。

——就是說啦！偷吃也要講技巧嘛，都當這麼多年鬼了，還學不會咩？

——所以，被道士抓去會怎樣？

——一係作個道士嘅阿四，一係灰飛煙滅，永遠消失。

——哇！按呢慘啊？咱嘛愛細膩莫予人抓去。

野鬼們操著不同方言，七嘴八舌地討論昨晚林家抓鬼事件，廣東鬼煞有其事地描述事件經過，嚇得福建鬼和唐人鬼目瞪口呆，淑娟意興闌珊地聽著。這些鬼並非都是自願留下，有的猝死後失憶，根本不知道自己為何還在世上，無法投胎；有的遭人陷害，等著仇家哪天敗落。

拿督公神龕是野鬼們平日的聚集地，無論新鬼還是舊鬼，都得到此打聲招呼，畢竟拿督公淑娟是這個地區的老大，大小事務還得她來做主。它們交換街坊消息，直到快中午才解散，淑娟只須坐著，便能得知各路消息。

當然，淑娟也不是白吃白住，除了庇佑居民出入平安，還處理信眾問事、實現願望、聽取抱怨等雜務，忙得不可開交。業務高峰期是學校期中、期末考與政府檢定考試前夕，三不五時就有學生提著水果到神龕前，跪拜三下，祈求拿督公保佑他們考到好成績。問題是，有些學生平時不燒香，臨時抱佛腳，淑娟也愛莫能助。

夜裡，野鬼們又到淑娟面前。

——聽說了嗎？那家姓張的有錢人，新娶了一個小他二十歲的小老婆。

——蛤？誰喔？

——就係嗰個拿督斯里嘅獨生子嘍。聽講上個月個仔受封拿督，佢老豆開心到响屋企擺酒。

——叫啥咪名？

——好像是叫張文德。

※

淑娟當然知道張文德。

當時她正值荳蔻年華，追求者多得從巷口排到巷尾，紛紛到家裡送情書、送鮮花、送吃的、唱情歌。人人都說她長得很像《江山美人》的女主角林黛，尤其眉眼間的靈動之氣，簡直一模一樣。

母親記不住那些登門拜訪的追求者，只用修車佬的兒子、當舖的兒子、賣豬肉的兒子區分，張文德則是拿督的兒子。

拿督不是一份職業，只是一個尊稱，能被叫「拿督」的人，要麼是知名演員、運動員、音樂家，為國家帶來榮耀；要麼家財萬貫，捐款救濟有需要的單位，當然也可以用錢打通關係，「買」回來，文德的父親就是如此。國家元首會根據議會提議冊封「拿督」，獲此封銜者會受邀到王宮參加受封儀式，由馬來統治者胸口別上勳章一枚，此後出席任何場合就能使用這個尊稱。無論如何取得「拿督」的封號，人們都會對這些人另眼相看，因為這封號代表非富即貴，旁人笑容自然多一些。文德不是拿督，卻是拿督的兒子，拿督的兒子，必是貴子。

母親喜歡文德，不只因為他爸爸是拿督，也因為他像自己的名字那般，斯文、正直、腳踏實地。追求者中，他面相最好，甚似當紅小生趙雷。不過，淑娟當時

誰都看不上眼，把追求者都拒之門外，包括張文德。許多人碰過幾次灰後，便不再登門拜訪，然而舊人放棄了，還有新人頂上，大家都想見見傳說中的甘榜花，見不到便改為巴結淑娟的母親。張文德和這些人不太一樣，從不帶禮物鮮花，只帶本書坐在淑娟家門口，黃昏時分才離開。有時淑娟母親請他到家裡喝茶，他會禮貌性地喝一杯，簡單閒聊幾句，便繼續低頭看書。日子久了，母親也不再把他當客人，任由文德在客廳看書，自己在廚房煮飯燒菜。

淑娟偶爾會在放學回家時見到文德，連招呼都不打一聲便躲回房間。母親是父親第五個姨太太，人老珠黃後便再不見丈夫過來。父親病逝後，什麼也沒留給母親，現在住的房子也只是大老婆的施捨。所以，淑娟從不相信男女之間有愛情，一切都是慾望的交換——情慾與貪慾。追求者們眼裡都流露情慾，他們如何上下打量自己的身材，她全都看在眼裏。她堅持上學，就是為了避免成為一無所長的花瓶，被母親當作商品交換出去。

某天下午，淑娟從打工處走回家時，不慎在青草巷的空地旁被石頭絆倒，膝蓋鮮血直流，再也走不動。她看見文德向她走來，只說了句「阿嬤看妳這麼久沒回來，叫我出來看看」後，便撤下袖子替她包紮，接著背起她，往住家方向走。

當時已過黃昏，夜裡有涼風，沿路能聽見蛙叫蟲鳴，文德穩當地走著，淑娟雙手環抱他的頸，她第一次靠男人那麼近，能感受到他的汗水與溫度穿過兩層襯衫布，流入體內，肥皂、古龍水、汗酸混雜而成的體臭沁入鼻腔。淑娟心跳逐漸加速，呼吸變得急促，文德的背似乎也隨著她的心跳起伏。原先吵雜的蟲蛙突然靜默，像是說好了似的，路上沒有車，沒有人，只剩下兩人的呼吸聲，一呼一吸，從頻率不一轉為協調。

——你平常都看什麼書啊？

——金庸、衛斯理、巴金，有什麼就看什麼。

——好看嗎？

——還可以。

——可以借我看嗎？

——可以啊。

——你為什麼天天都來？

——下班後沒地方去啊。

——聽說你爸是拿督。

——嗯。

——拿督有比較厲害嗎？

——用錢買回來的，你有錢也可以買。

——那你高興嗎？

——也就那樣。

——你以後也會成為拿督嗎？

——我不要用錢買的。

文德就是個悶葫蘆，問什麼就答什麼，不會多說幾句。

然而隔天一早，他騎摩托車到淑娟家門前，遞出一頂嶄新的粉色安全帽，開始接送她上下課，打工，採買。一年後，淑娟成為張太太，街坊都說他們就像《江山美人》裡的正德皇帝和李鳳那般登對。應家婆要求，淑娟不再上學，留在家裡學習料理家事，偶爾躲在書房看金庸、衛斯理、巴金，文德則接手父親部分生意，儼然半個老闆。她陪家婆逛街，街上人都尊稱家婆為拿汀。大家都在推測，按張家的生意發展，不出幾年，拿督張便會晉升拿督斯里，文德受封拿督，淑娟就會像家婆一樣，獲得拿督配偶的尊稱——拿汀。

※

淑娟終於在嫁進張家第三年懷孕。

這幾年，家婆雖未苛待她，卻總嫌她出身不好，無法為家族帶來任何經濟利益、嫌她不如千金小姐識大體，嫌她無法像其他富太太那般的在社交場合上幫襯丈夫，甚至嫌她書讀得太多。家婆曾多次暗示兒子再娶，甚至當著兒媳婦的面，把一疊相親照片交給文德，反正丈夫也娶了好幾房，她不希望兒子吊死在一棵樹上。

淑娟為此在文德面前掉了許多眼淚，但文德卻說，母親只是求孫心切，凡事多讓著點。直到淑娟懷孕，尤其肚子愈發尖凸，有經驗的長輩都推測這回必是男胎，家婆才不再暗示娶妾，臉色也逐漸和緩。

由於這胎得來不易，淑娟格外小心。家婆說不可以做什麼，她就不做什麼——不碰釘子、剪刀、針線，不吃芒果和鴨肉，不爬樓梯——任何可能影響到胎兒的，她都極力避免。她其實不在意孩子性別，反正生男生女都一樣，健康出生就好。

初為人父的文德非常興奮，儘量滿足妻子的要求，只要是她想吃的，再遠再貴都買回來。他已經想好，男的就叫嘉進，希望他生活美好，有上進心；女的就叫嘉琳，寓意如美玉般捧在手心。淑娟很喜歡這兩個名字，尤其當中的「嘉」，因為孩子就是美好愛情的象徵。

懷孕六個月時，醫生判斷淑娟腹中胎兒過大，建議她剖腹生產，否則會因母體過瘦而難產。家婆極力反對，說剖腹產會影響胎兒健康，並責怪淑娟平日不肯多吃才會不夠胖。奇怪的是，向來疼惜淑娟的文德此時卻與母親站在同一陣線，要求妻子自然產。就算淑娟找來許多醫學報導，證明剖腹產對胎兒和母體利多於弊，張家人仍舊不肯點頭。相反地，家婆開始要求淑娟吞下比平常多一倍的食物，好讓媳婦變胖後有力氣生產。

預產期前一週，胖達一百公斤的淑娟被診斷出患有妊娠期糖尿病，若不選擇剖腹生產，會有血崩、新生兒骨折等風險。然而，直到淑娟被推入產房那一刻，張家人仍堅持自然產。

淑娟焦慮地躺在產台上，三五分鐘便宮縮一次，每次下腹都會發緊，後背痠痛。宮縮逐漸轉變為陣痛，胎兒重重擠壓著骨盆，痛得淑娟幾近崩潰邊緣。疼痛之際，她仍然不解，為何文德會支持家婆那毫無根據的迷思？然而強烈的陣痛如海浪般不斷襲來，她再也無法思考，只能握緊拳頭使勁將胎兒推出體外。

當新生兒發出第一聲啼哭，淑娟陷入昏迷，再次睜眼時，自己已漂浮在產台上方，俯視鮮血不斷從自己的雙腿間湧出。被剪斷臍帶的嬰兒，左腿上有一塊紅褐色的胎記，像是馬來半島。她靠近孩子，想要輕吻他，也想回到自己的身體，卻被一股不知名的力量往後拉。心跳停止的警報聲充斥著產房。好吵。

她跟著文德和家翁家婆到嬰兒房看孩子。只見文德眼角泛紅，雙掌撐著玻璃窗，肩膀微微顫抖；家婆卻興奮地東張西望，指著貼著淑娟姓名的那床嬰兒，與家翁欣喜於孩子的白胖可愛。

——你看那對眼睛，特別像文德。

——這個面相，將來一定很有前途。

——哼，如果不是我堅持自然產，孩子會這麼壯咩？

——還好孩子活下來，文德有後了。

對於淑娟，家翁家婆隻字未提，彷彿張家從未有過淑娟。一旁的文德也未對父母的興奮表達不滿，只是靜靜地、死死地，盯著兒子。她隨文德回家，卻被地基主攔下。

——我是張家的媳婦，淑娟。

——這裡沒有人叫淑娟。

——你見過我吧？拜託你讓我進去，裡面肯定有我的牌位。

——我見過你，但家裡沒有你的牌位，所以不能讓你進去。

——既然你見過我，就代表我是張家人啊！

——沒有牌位就是沒有。如果見過就能放你進來，豈不是孤魂野鬼都能進來？

地基主跳針似的說著「沒有牌位」，淑娟只能識趣地離開。

回過神來，她已站在當初文德替自己包紮傷口的空地旁——她第一次覺得世上或許有愛情的地方。數年過去，青草巷的空地已被幾棟棟三層建築物取代，最前面的建築物寫著 XX 中學，空氣中散發著新漆的氣味，在建築物的後方，一座半個人那般高、紅如爆竹的神龕，吸引了淑娟的目光。

※

最近有個女人常來找淑娟，有時帶著鮮花，有時什麼都沒帶，像探望老友那般，按心情帶供品。女人也不為什麼，只是喃喃自語地說著自己的事，一跪就是半小時，說話內容不外乎是孩子很難管教不懂事，家婆難伺候處處刁難，丈夫忙於工作把家裡大小事都丟給她處理，甚至嫌她人老珠黃，帶不出去。

女人頭髮很短，身板薄得像紙片一樣，臉上雖未施脂粉，但濃眉大眼與淑娟生前有幾分相似，想來年輕時肯定很漂亮。她身上總帶著幾處瘀青，薄薄的皮膚佈滿青筋，衣服鬆鬆垮垮的，似乎只是為了遮蓋身體而穿。若非她自報生辰八字，淑娟還以為她已年過半百，根本不會意識到她與自己同齡。是什麼讓一個正值盛年的女人憔悴至此？如果自己還活著，是否會像女人那般被人事與歲月磋磨至眼神無光？如此一想，淑娟便更加憐惜這個女人。

幾個月後，女人帶來黃薑飯、咖哩、五顆甘文煙、一對蠟燭和一包香。跪下後，打開裝有黃薑飯和咖哩的塑料盒，小心翼翼地擺在神龕前，抽出三根香點燃，朝天拜三下，再轉向拿督公拜三下，插香，點燃蠟燭，在土陶盆裡點燃深琥珀色的甘文煙。燭光下，淑娟看見女人的嘴角、手臂、大腿多了好幾處新傷，臉色蒼白。她雙手合十，喚了聲「拿督公」後，淚水奪眶而出，再也說不出半句話。她漲紅著臉，緊咬下唇，全身都在顫抖。

過了許久，女人胡亂擦乾臉上的眼淚和鼻涕，抬頭看著淑娟，雙眼露出她從未見過的堅定光芒，說道「如果不能讓他死，至少請祢讓我中字吧！這樣就有錢跟他離婚！」

淑娟有些驚慌失措，她曾聽其他野鬼說，有些地方的信眾會向拿督公求取橫財，但她從來沒做過這件事。

此時，神龕上方傳來一陣騷動，原本在樹上休息的烏鴉們忽然飛離樹枝，震得大樹劇烈晃動，落了一地樹葉。女人仔細檢查自己與神龕之間的每片落葉，試圖從上面尋找提示。「五……八……二……七」女人盯著樹葉，念出一串數字，再三確認自己解讀正確後，她激動地叩拜數次，興高采烈地離開，留下淑娟還愣在原地。

幾週後，女人帶著燒雞、燒鴨、黃薑飯、咖哩、紅龜粿來酬謝淑娟。學校後門的拿督公會送財的消息自此在當地居民之間傳開。來祭拜拿督公的人，從每天一兩個增加至每日十幾二十個，供品也多得妨礙學生進出校園。校方不堪其擾，在門口立牌，規定校外人士只能在放學後前來祭拜，並且要求每個班級安排值日生輪流清理神龕前的供品。

這天早上，一個生面孔來到淑娟跟前。男孩看起來極不情願，想必是和班上同學猜拳輸了，不得已才做這份苦差事。信眾帶來的食物經過一夜，留下鳥啄蟲咬鼠啃的痕跡，有些早已發出酸臭味。值日生捏著鼻子，皺著眉頭，認命地將殘餘丟入垃圾袋。他抱著裝滿腐敗食物的黑色垃圾袋，起身要走，沒想到袋子比想像中還沉，一個踉蹌便跌坐在地。

淑娟看見，他的左小腿上有塊狀似馬來半島的紅褐色胎記，再看看男孩痛得皺成一團的臉，的確和年輕時的文德有幾分相似，不禁脫口喚了聲「阿進」。

男孩原本忙著起身收拾散落一地的垃圾，突然身體一顫，回頭瞪著神龕。

淑娟見對方有反應，決定再喊一次，然而她的下腹開始急劇收縮，和多年前她分娩時的感覺一模一樣。她瘋狂扭動身體，試圖把自己從劇烈疼痛中拔出，脫離金身的剎那，她發出連自己都沒預料到的淒厲叫喊。

「張嘉進！！！！！！」

這一次，不只男孩聽見了，踏入校門的學生、送孩子上學的家長、走道上來回巡視的老師和保全人員，都聽見了。

學校頓時陷入緊張。有人根據聲音性別推測，張嘉進同學是被校園裡某隻女鬼纏上。事出緊急，校方費了很大功夫，才找來肯臨時過來幫忙的乩童。

夜晚，神龕前擺了張紅色塑膠椅，打赤膊、身穿黃色緞面長褲的乩童坐在其上，後方圍了許多看熱鬧的人。和上次女子求字時一樣，信眾帶來一對白色蠟燭和許多甘文煙。乩童兩腿張開，雙手撐著膝蓋，低頭，晃腦，念念有詞。他雙眼緊閉，隨著左腳抖動的幅度逐漸變大，乩童雙眼翻白，開始大聲乾嘔，咳嗽，並發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尖銳叫聲。

「Tuk! Tuk! Tuk sudah datangkah? Tuk!」（拿督！拿督！拿督祢來了嗎？）

看似乩童「翻譯員」的男子走近，用馬來語輕聲問道。

——蠟燭！我要蠟燭！很餓！

翻譯員將點燃的蠟燭遞給乩童，對方咬了一口，津津有味地咀嚼後吞下，示意翻譯員為他重新點燃。吃了幾口蠟燭後，「拿督公」依然喊餓，翻譯員接著將盛滿甘文煙的土陶盆端到乩童面前，土陶盆冒出大量白煙，「拿督公」湊近猛吸，彷彿令人食指大動的火鍋。

待「拿督公」吃飽喝足，翻譯員向他說明來龍去脈，並將張嘉進帶到乩童跟前。「拿督公」上下打量一番，隨即用眾人聽不懂的語言咒罵張嘉進。

——拿督公說，這個學生前幾天誤闖空了很久的實驗室，觸犯了裡面的女鬼！

「那她要什麼？」乩童左後方的男子焦急問道。

——拿督公說，她要衣服一打、車子一台、金銀紙三萬，否則就會繼續纏著他。

「多少錢？我給！」男子接著轉向校長大罵，「你看你們都做了什麼？虧我捐了那麼多錢給學校！」趾高氣揚的態度，讓淑娟忍不住打量對方。男子油光滿面，頭髮已禿得差不多，光鮮亮麗的服飾快被他肥大的身軀撐破。一位年輕貌美的女子挽著他，淑娟覺得這女子跟自己有點像。

乩童繼續嘀咕，翻譯員彎腰聽了許久，點頭如搗蒜，接著雙手按壓張嘉進的肩膀，強迫他朝實驗室的方向跪下，並將皮鞭交給乩童。
。淑娟終於按耐不住，脫離金身，附上乩童身體。

——誰也不准傷害我兒子！

她將兒子護在身後，乩童的聲音由粗轉細，圍觀的民眾認出那便是白天的女聲。

——我才是拿督公，不要聽這個乩童亂講話！

身旁的翻譯員亂了手腳，急忙喊道「女鬼附身啦！大家快逃！」

原本氣勢高昂的胖男人臉色瞬間煞白，「是淑娟嗎？」他雙唇微微顫抖

。正要鞭打翻譯員的淑娟停下動作，怔怔看著那庸俗的胖男人。

——淑娟，真的是妳嗎？

男人掙脫女伴的手，慢慢走近，臉色由白轉紅，淚水直流，終於，跪在淑娟腳邊。

——我知道，是我對不起妳，但看在我們夫妻一場，可不可以放過我們？

淑娟不明白這個男人想表達什麼。那麼多年來，她從不覺得文德做錯了什麼，唯一錯的，大概就是生產那日選擇和婆婆站在同一陣線，但她並不恨丈夫，甚至不恨婆婆，不恨張家。是文德讓她明白什麼是愛情，比起遭人白眼的母親，能正式成為張家媳婦，這已是幸福。她只是和許多邵氏電影女主角一樣，為愛犧牲、奉獻、墜落。什麼放不放過？她從未想過報仇。

淑娟想得出神，背後突然被推了一把，回頭發現竟是護在身後的兒子。兒子後退幾步，眼裡只有恐懼。

十三年。她把自己關在這裡十三年，從未想過迎來的只有文德和兒子的恐懼。霎時間，一切彷彿等待成了徒勞，包括她的死與青澀的愛。她再度看向文德，只覺子宮急速收縮，痛得幾近暈厥。失去意識前，她想起野鬼們的對話。

——聽講張文德的拿督嘛是買轉來的。

——喔，同佢老豆一樣。

——一粒汽水蓋而已，買來做什麼？

——呢個你就唔識啦！出黎搵食，最緊要係食得開。佢頂住個拿督嘅名，人哋會俾佢多啲尊重。有錢嘅話，我都想買個拿督嚟威下啦。

當時，她並不相信文德會變成這樣。

※

十三年其實很漫長。

當野鬼們作鳥獸散時，淑娟會陷入思考。為什麼如此寵愛自己的文德，會選擇站在母親那邊堅持要她自然產？如果，淑娟當初成功活了下來，和文德白

頭偕老，那共度的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會是什麼樣子？

淑娟想起多年前和文德到大華戲院看《江山美人》。明朝正德皇帝微服南下，對梅龍鎮龍鳳店主的妹妹李鳳一見傾心。一夜春宵後，兩人私定終身，正德在臨別時還承諾不日會將李鳳接回京當皇后。然而回京後，皇太后卻以門第不相稱為由拒絕這門親事，正德則在眾多美女伺候下，漸漸忘記了當初的承諾。看過這部電影的人，都對正德皇帝和李鳳初遇時唱的《戲鳳》和《扮皇帝》津津樂道，那是兩人之間最甜蜜的時光，也可能是李鳳人生最黃金的時刻。然而淑娟卻對李鳳生產後，抱著大樹唱的那曲念念不忘。

我不想正宮上苑，也不想霞帔鳳冠。
把從前山盟海誓，都把它過眼雲煙。
把一切的閒言冷語，只裝做沒聽見。
我什麼都不怨，什麼都不怨。
只望你回到這大樹前，跟我再玩一遍，也好見見孩子的面。
。

李鳳想要的，只是一個愛自己的人，卻沒想一時愛戀只換得一世等待。

走出電影院時，淑娟問文德，你會因為母親反對而拋棄我嗎？文德搖搖頭，緊緊握著淑娟的手。後來，文德的確也說到做到，義無反顧地與她結了婚，即使只短短相守三年，淑娟也無怨無悔，死後也一直盼望與文德重逢。然而真的重逢後，淑娟反而羨慕起李鳳。至少李鳳對正德的記憶停留在風流倜儻的最好時光，而她的文德卻成了禿頭油膩男子，對她也只剩下恐懼。

那天淑娟大鬧校園不久，張家便搬出青草巷，張嘉進自然也轉學。XX中學拿督公是女性的事在居民之中傳開，「拿督公」的匾額被撤下，換成「拿督娘娘」。新的金身是白髮蒼蒼的老婦，祂細眉朱唇、頭戴金冠、鳳紋黃金披巾、頸圍花環、左手舉壽桃，右手拄拐杖，跟淑娟想的依然不一樣。祭品少了香煙，多了胭脂水粉巧克力。開始有女性到淑娟跟前，有的祈求保佑順產，有的求子。

淑娟一直以為，見到文德和兒子後，自己便能脫離金身，投胎轉世。然而事情過了三個月，她依然困在金身裡，彷彿什麼事都沒發生過。她開始思考當初自己被困住的原因。原以為是由於自己是凡人的亡魂，誤入金身，被上天懲罰，所以需要長時間服務信眾來償還。後來覺得，是自己對塵世的

執著與牽掛太多，只有解決這些牽掛與執著才能解套。現在看來好像都不是。

她開始細嚼文德那天說的每句話和眼神，難以把粗鄙禿頭油膩的中年文德和曾經酷似趙雷的斯文英俊小生聯想起來。但是，那麼多年的愛戀與等待，會僅僅因為文德面貌改變而粉碎嗎？淑娟覺得應該不會，深深的失落卻騙不了人。所以愛是什麼。是文德溫柔地幫自己包紮傷口，是輕聲對她說話，是載她上下班上下課，是看著文德汗流浹背帶回她想吃的美食。還有文德迎娶她入張家的那天，發現自己懷孕的那天，幸福都是無庸置疑的，她知道，自己已經成功擺脫母親的命運。

那，不愛呢？

淑娟停頓許久，花了一週，費盡心力才將愛情裡的不快樂一勺勺地撈起。是文德叫她多忍讓家婆的時候，是文德在她面前翻閱相親相冊，是懷孕前文德對她的愛護愈發像例行公事，是文德望著她出神，追問卻被丈夫斥責的時候，是做愛時文德從不親吻，自顧自地望著天花板迎向高潮。她記得，文德射精後會馬上抽出陰莖，到浴室洗澡，留下淑娟在床上感受抽插後的空虛與冰冷。這股冰冷在三年裡經歷過無數回，時至今日，她依然感覺到冷風吹入陰道直灌胸口的空虛。她終於想起，婚後文德與自己的愛情並沒有濃烈太久，一年後就轉淡，兩人之間像是隔了道牆，直到懷孕後，那道牆才被鑿了個洞，讓她能重新觸碰到丈夫的溫熱。她曾懷疑，自己會不會只是文德的生產工具，卻沒有人可以問。

認識文德前，淑娟沒有其他女朋友。當時她忙著唸書，忙著打工。她需要養活自己和母親，想方設法讓日子變好，好得能甩開私生子的出生背景，她求得不多，至少，至少能談一場戀愛，嫁給鍾愛自己的人，一生一世，不要像母親那樣。她的確也做到了。所以，她把婚後哪些不被愛的瞬間，當成被愛的代價。「被愛」與「不被愛」是硬幣的正反面，是愛情的一部分，她不能如此貪婪。於是，淑娟把文德背自己回家的那晚無限放大，讓它浮在記憶槽的表層，不快樂的記憶則綁上大石，沉入最深最深處，忘記。

除了被愛，我還要什麼？數十個夜晚，淑娟反覆地問。

※

那個女人又來了。

這次她帶了張板凳，坐在神龕前，對淑娟述說自己中字後的遭遇，像是在和老朋友敘舊。

女人說，她離婚後就搬到很遠很遠的地方，用中字的款項開了間店，現在生意不錯。本來也不打算回來這裡，但最近發生了一些事，感覺還是需要回來處理一下。

女人弓著背，雙腿微張，若有所思地盯著從口袋裡掏出一張紙片。紙片背面佈滿黃斑。深呼吸，她終於抬起頭直勾勾地盯著金身。

——Nenek 啊，¹不對，應該叫妳淑娟。妳是淑娟對不對？

「其實很多年前，我們見過，但妳應該不記得」，她說。

那時候女人只是產房裡的小護士，親眼看著嘉進出生，看著淑娟去世。她第一次進產房，就看到很多很多的血從產婦下體湧出，從此下定決心死都不生小孩。

第一次進產房，產婦就死掉，是不是代表自己不祥？女人沒多想，只是在嬰兒室時會對嘉進多照顧一些，或許是出於愧疚，萬一真是自己害的呢？寶寶很可愛，眼睛很大很黑很亮，皮膚很白很嫩。

將寶寶交給家屬時，孩子的父親怔怔地盯著女人許久，潸然淚下，男子說，女人很像她死去的妻子。後來，女人經常在醫院裡遇見男子，他總帶著本書，偶爾攔下女人問新生兒的問題，女人只覺得此人怪異，這些問題為什麼不問醫生就好。

過了一個多月，男子約女人看電影，初時女人拒絕。妻子新喪的男人，如此急切追求下一個，無非是想為孩子找後媽。她不要，怎麼會想要，但男人沒有放棄，繼續抱著書在醫院溜達。「你就當交個朋友」，第二次約看電影的時候，男子這樣說。

女人終究心軟了。從沒有人對自己如此執著，無論晴天雨天都來醫院報到，她收下男子送的粉色安全帽，開始每天讓他接送上下班。她總覺得他們應該是

¹ Nenek：馬來語，老婆婆之意。

不同世界的人，直到某天說起生產，男子非常支持女人不願生產的想法，畢竟他因此失去了愛妻。女人想，這個年代的男人，接受妻子不生孩子的能有幾個？像是根救命稻草，她決定一把抓住，再也不放開。

繼子叫嘉進。女人很喜歡，大概還帶著對丈夫和繼子的虧欠，她悉心照顧，視他為親生。丈夫也對她很好，讓她辭去辛苦的護士工作，專心料理家事即可。然而，女人總有些不安。如果當初那個產婦的確是被她克死的，那現在的生活只是一種偷竊。

她還記得產婦臨死時面部如何因施力而皺成一團，那血淋淋的陰道口，像壞掉的水龍頭。好幾次，她夢見陰道口長出牙齒，將她吞噬，淑娟站在子宮正中央，回頭，眼窩是空的，對方開始尖叫，向她索求眼珠子，彷彿在指責她的掠奪。

漸漸地，丈夫回家的時間愈來愈晚。說是家翁把名下所有生意都交給他後，應酬變多了，事務繁忙了，壓力變大了。女人還記得第一次被打時，丈夫身上的菸酒味從掌心傳到她身上，留下又紅又紫的印子。她的尖叫聲沒有獲得任何回應，家翁家婆似乎都睡得很沉。

女人以為這次挨打只是意外，畢竟丈夫神智不清。然而第三第四次後，她開始有些迷茫，槌在她身上的每一拳，像在宣告她不曾被愛過。然而她在這段婚姻中待太久了，太多放不下的人事物——繼子，衣食無虞的生活，以及因為丈夫成了拿督而連帶著沾光的「拿汀」封號。只要梳化妥當，藏起瘀青，踏出家門，她依然是風光的拿汀。

又過了一陣子，丈夫帶回一個年輕女子。家婆家翁只是嘆口氣後，回房間看電視。這個新歡跟女人很像，當然，也跟淑娟很像。女人這才明白，自己終究是替代品，舊了就得換新。她開始憎恨淑娟，瘋狂翻找丈夫的所有物件，試

圖了解這個死去的女子到底有何魔力。終於，她在丈夫衣櫥下面找到一個很舊很舊的鐵盒，裡面有一疊長滿黃斑的信，還有一張照片。

女人終於將手中的紙片朝向淑娟。那是一張黑白照，照片裡的女子和淑娟很像，只是眼角多了顆痣，顯然不是淑娟，也不是眼前這個女人。

——我原本以為是妳，結果看了信後，才知道那是一個文德想愛卻愛不到的女人。以前我都想不通，如果文德那麼愛妳，為什麼會在妳去世不久就跑來追我？後來我才明白，原來妳跟我一樣，都是別人的代替品。

代替品。淑娟從未想過。在遇見中年的文德後，她以為自己能倚賴的只有生前那三年的甜美回憶了。然而那張黑白照與女人的低語交纏為刀，把僅存的美好削成一片片。

——我知道事到如今還問妳這個問題很奇怪，但我就是不甘心。……妳覺得，文德愛過我嗎？

紅色筊杯落地，彈跳數次，平坦那面雙雙緊貼地上，不偏不倚。

——我想也是。那妳呢？妳覺得他愛過妳嗎？

也許用力過度，擲在地上的筊杯彈了幾下，掉入神龕後的草叢。女人搜遍了草叢，卻怎麼也找不到。

這些都不重要了。女人不再找尋那對筊杯，拿起凳子，跨上摩托，走了。

淑娟脫離金身，倚著 XX 中學欄杆，望著女人摩托離開的方向。摩托緩緩駛離中學，淑娟跟著，穿過欄杆，摩托駛出住宅區，經過張家舊址，經過淑娟老家，轉入大路，淑娟的腳步隨摩托的速度加快，像是趨光的蛾，她著魔地跟著女人的摩托奔跑，最終在紅燈前追上摩托，她跨上後座，她們經過大英義校、跑馬場、中央醫院、中路、車水路，最後來到海邊。

女人停好摩托，走入屋裏，淑娟沒有跟上，而是走向沙灘，看著夕陽沉入海。

此時，淑娟才想起要回頭，卻看不見紅如爆竹的神龕，看不見金身，看不見XX中學，青草巷已離她很遠，很遠。

(11145字)

評語

甘耀明老師：

一則成功的傳奇故事，引人入勝，難產而死的孤魂女鬼，寄居在「拿督公」神祇體內，從而引爆夫妻愛情、家庭親情的拉扯，最後以頓悟解脫，人間糾結才遠離。能寫出令人期待的作品，令人折服作者的才氣呢！